

传奇故事
跌宕起伏

出家人有“五戒与十善”之说，那么，海严的所作所为算什么呢？至少也算行为不端。如依戒律，应按“摈逐”进行处罚，即摈出僧团，等于开除或除名。如果海严受到这样的处罚，那可是生不如死了。对海严来说，为了能永远和心爱的人在一起，他时刻盼望能找到一个向住持提出还俗的理由，这个理由最好是冠冕堂皇、顺理成章的。但这个理由能从何说起，又如何向住持开口呢？

35 和尚还俗

然而，海严的想法，海严不说住持又如何得知？梅子已有身孕，梅子不说，海严又如何知道？海严忘了辛勤耕耘必有收获的自然规律，忘了危险正在悄然逼近。

住持虽不知情，但从刚才海严和梅子的行为上已略知一二，他看出了两人已相爱很深，知道两人已身陷困境。说实话，住持舍不得海严，海严是古圣寺的品牌啊。一是帅，海严美男子的容貌吸引了众多善男信女。二是福，海严能用短短几天工夫把《金刚经》倒背如流，这在整个佛教界恐不多见；能把现有的佛教典籍通读一遍，并能熟记其中的重要章节，在古圣寺就他一人。学识渊博、过目成诵，这是古圣寺之福啊。三是财，海严会看相，而且看得非常准，吸引了众多大户人家来寺求吉免灾，是名副其实的善财童子。四是义，海严相信因果！佛法浩瀚，但说一千道一万，不外乎因果两字，除却因果，就没有佛法。因此，在方丈眼里，海严是真正的佛家弟子。

但是，贾勋向来是说一不二的，贾勋的话住持怎敢违背？从爱护海严的角度考虑，住持也得想方设法让海严还俗。

如何让海严还俗？从佛教历史上看，还俗的原因有三种：一是自身不欲为僧侣而除去僧籍者，如心生退堕，或

因世尊之教诫甚深甚难，学道亦复甚深甚难而退出者。二是因犯罪而被逐出教团者。三是奉朝廷之命而还俗者，如北周武帝之灭佛。依照戒律规定，僧尼可以自由舍戒还俗，然而比丘尼还俗后则不得再度出家，比丘可以出家七次。这些都不适用于海严，但遵父母之命还俗确有先例。而且，海严的父母也一直在请求住持促使海严还俗。

一切都顺理成章、水到渠成了。

农历九月十五，古圣寺举行布萨，即全体僧人会议，这种会议每半月召开一次，在此会议上犯戒者可以忏悔。会前，住持也与海严进行了沟通，方丈惋惜了一番，海严推谢了一番，事情就此敲定。

会议进行到最后，住持宣布了海严还俗一事。

住持说：“法师海严，俗名赵峰，既往丛林以来，谨守清规，熟读经书，广修善法，普度众生，实为丛林不可多得之高僧。怎奈其父母年迈，情境困顿，且其父母数次往返，求其还俗。我佛慈悲为怀，不忍伤情，遂责其还家。但海严佛缘牢固，真实拜佛，允其为丛林俗家弟子，从居士戒。海严，你听明白没有？”

丛林即禅院。

海严闻听此言，双手合十，恭敬地答道：“蒙住持慈谕，我海严实心领悔。”说后，向往住持及在场僧众三拜，然后结

斋回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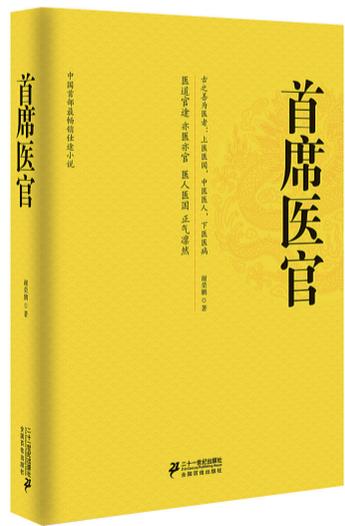
海严还俗后，和梅子各自过着平静的生活。白天，两人厮守一起，相互勉励着寻找古玉的线索，锲而不舍；夜晚，海严回到赵沟侍奉父母，或留在天坑里冥思苦想，梅子则和杨春返回县城。

到了农历十月十五，小雪已过，天气渐渐寒冷，海严和梅子从竹楼搬进窑洞居住，窑洞已用白石灰粉刷一新，海严新打造的家具一应俱全。窑洞冬暖夏凉，很适合居住。

这天早上，太阳出来了，梅子走进了窑洞。海严见到梅子，两人自然免不了亲昵。之后，海严从柴火炭灰中扒出几个红薯，递到梅子手中，看着梅子有滋有味地吃着。海严好像突然悟到了什么，他站起身，等着梅子吃完红薯，说：“走！”然后拿出锄头、铁锨，领着梅子向山洞走去。

刚走到洞口，突然从山洞中传出汪汪的狗叫声，随即从洞里窜出一条狗来，吓得梅子躲在海严身后。那狗护着洞口，并不进攻，只是叫个不停。海严护着梅子，取下连弩，正要射击，那只狼忽然跑了过来，与那狗很是亲密地接触了一番后，狗不但不叫了，还温驯地向海严摇起了尾巴。

（摘自《玉色媛姿》贾海修 著 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）



出奇制胜
妙手回春

“对不住，让一让，让一让！”大汉推开人群，准备背起自己的同伴，“我要带他去看大夫了。”

一个专家指着曾毅说：“大夫不就在这里吗？”

人生地不熟的，大汉不想惹事，他背起同伴就走：“我们只看医院的大夫！”

专家们笑了：“医院的大夫不也在哪里吗？”说完，他们赶紧招呼那几位站在华老身边的中医院大夫，那可都是中医院最好的骨伤科医生。

30 华老出手

几位医生走过来，看了看年轻人的情况，问：“这脚是怎么弄伤的？”

大汉此时有点儿迷惑了，这里的医托未免也太多了吧，而且每个人都挺像医院里的大夫。他说：“我们不在这里治，我们要去二楼的骨伤科。”

医生们很不高兴：“你这人怎么回事，你就是去了二楼，还得下来，我们就是骨伤科的大夫。”

大汉不信，背着人低头就走。

曾毅从地上站起来，提醒道：“他们真是中医院的大夫，你不用白跑了，问问楼下医院的人就知道了。”

大汉心中认定了这群人不是好人，根本不听曾毅的话，背着同伴就往楼梯走去，心想谁知道你们是不是一伙的。

专家们站在那里摇头：“曾理事，你说这种人可恨不可恨，你这么厉害的专家给他治，他还不愿意。我们就在这里等，看他一会儿下来不。”

曾毅连连摆手，说：“我算什么专家啊，你们几位才是专家！”

过了没两分钟，那大汉又背着人下来了，脸上汗珠子乱掉。他挂的是专家号，可到骨伤科一问，人家说专家下楼了。骨伤科的门口贴有专家的照片，他仔细一看，才知道下面的那几个人真的是中医院的骨科大夫。

“几位大夫，实在是对不起，我不知

道你们真是这里的大夫，错怪好人了。”大汉一脸歉意，“麻烦你们给看看吧，这是我表弟，刚才装空调的时候从楼上掉了下来，脚就摔成这样了。”

大夫们纷纷斥责：“你这个人怎么回事，都说了我们是大夫，你偏偏不信。你既然不信大夫，那还跑医院来干什么？有你这样的人吗？”

大汉背着人，他生怕医生不给他表弟治病，眼神里带着乞求：“大夫，我是个粗人，没见过什么世面，刚才有眼不识泰山，你们千万不要生气……”

曾毅上前帮忙：“你先把人放下来再说话，大夫们又没说给不治。”

汪主任也上前搭了把手，等把人放下来，他回头去看那些专家时，只见他们一个个背着手站在那里看笑话，心中不由得难受起来。这么多人，还专家呢，我看加起来都不如人家曾理事一个年轻大夫。你们的医德医风，是不是都丢在家里了。

大夫们奚落了大汉一阵后，才上去一个人，弯着腰在病人的脚上敲了两下。病人顿时大叫：“疼！疼！”旁边的大汉面露不忍之色，欲言又止。

“摔成这样能不疼吗？八成是断了。”大夫很快站起来，并说，“去拍个片子看看吧。”

这时曾毅开始摇头，中医看骨伤，凭的是一种手感，骨头有没有断，一上

手就能摸出来。当然，他也不反对拍片子观察，如果大夫的经验不足，最好还是拍个片子，这样可以做出更直观准确的判断。令曾毅摇头的是这位医生的诊断态度，简直就是敷衍了事……

“大夫，我们这就去拍片子！”大汉扶着表弟，准备去放射科。

此时那几位专家又开口了：“华老，您是治骨伤的高手，要不您上上手，看看这伤势如何？”

华老对这几位大夫的心思一清二楚，知道他们是想利用自己让那个镀金理事丢丢脸。不过华老没有拒绝这个提议，他现在也有些气不顺，大家平时都那么忙，今天竟然被拉过来迎接这么一位毛头小伙子理事，这不是拿我们这些专家去捧臭脚吗？欺人太甚。

“行，那就看看吧！”华老背着个手，脸上的表情非常自负，放眼整个南江省，在骨伤这个领域，他还真没服过谁，更不要说一个镀金的专家了。刚才曾毅的表情他也全看在了眼里，那小子到现在连骨头的伤势如何都没摸出来呢。

病人不知道这位华老又是谁，站在那里有些犹豫，不知道是该去拍片，还是该留下来，万一弄错了，怕是又要得罪医生了。

（摘自《首席医官》谢荣鹏 著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出版）